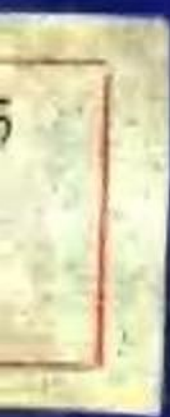


荒岛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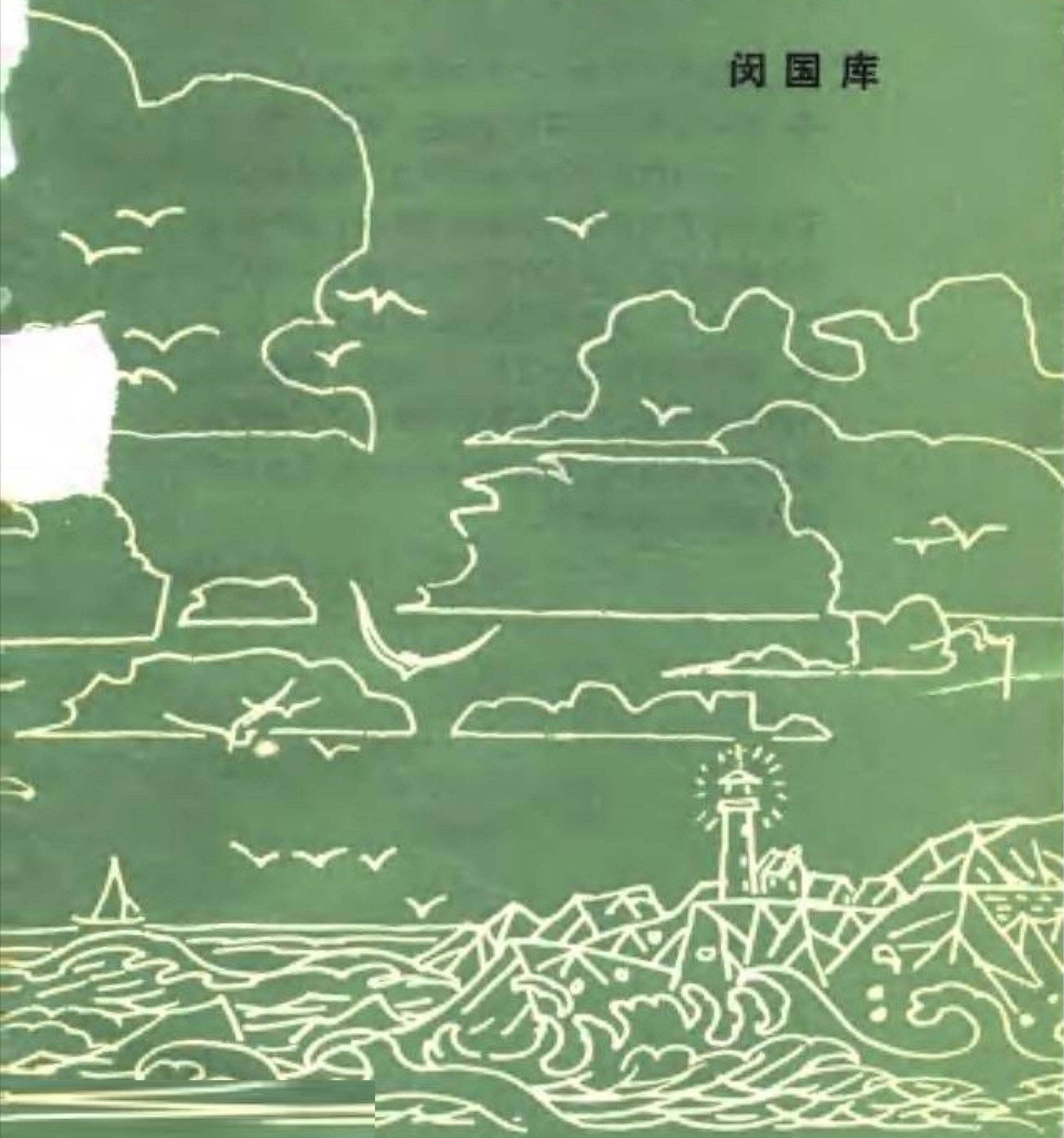
BK65/23

I247.5
1160

3

荒岛游子

闵国庠



云南人民出版社

B 161201

责任编辑：肖荣
封面插图：何能

荒岛游子

闵国库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 5/9 字数：118,000
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统一书号：10116·984 定价：0.57元

内 容 提 要

海洋仿生学家之子乔戈在逃亡中险遭海难，被一个奇怪的不明物救起，飘落荒岛……

小说以浓郁的海洋生活气息、细腻真实的笔触和带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揭示了这个飘零少年被救起后的独有命运和奇特遭遇。主人公的鲜明性格、强烈的进取心、坎坷的人生道路、稀有的悲欢离合以及对于海豚、潜艇和灯塔的新颖描写，历历陈现于作者笔端，把读者带进浩瀚的海洋、孤寂而险相四伏的荒岛和神秘的海洋生物世界里。

1

乔戈落水了。一个凶狂的浪头，仿佛从天而落，打翻了他的小船。开头，他死死抱住扣过去的船舷，可是暴风和狂涛仍然攫住他，毫不留情。咆哮的海以它无比巨大的破坏力砸碎了扣翻的小船，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倚托。于是，高高的浪峰将他抛向半空，而深深的浪谷又将他埋进灰蒙蒙的水下。他会游泳，可是风暴和狂怒的海不给他在它们面前显示本领的机会。他象一片树叶那样在漩涡里打转，在激流中滚动。水淹没了他，他无力挣扎



了，他窒息了，死神终于降临。

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是静止的。他曾经想过什么吗？想过短短十六个春秋的人生经历？想过他曾有过的幸福和烦恼？想过他憧憬过的理想？想过他的亲人和朋友？……不，他什么也没想，因为死亡来得猝不及防，他失却了回顾一切的时间。当他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的时候，他大脑里出现的是短促的空白。

他向深渊下沉去，狂风的怒吼、海浪的喧嚣消失了，接替它们的是可怕的静谧。在一息尚存的朦胧意识里，他觉得有一片斑驳的光点伴随着死亡。仿佛在很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他自己的声音：再见了，人生；再见了，世间一切美好的希望……

这时，不知一个什么东西在他身下猛然一撞，接着他便奇迹般地向水上冉冉浮起。他觉得上浮的速度那么快，水在胸膛上的压力在迅速减轻。他觉得他又回到了海面，漂上了浪尖。噢，他可以呼吸了！他睁开了眼睛，想证明一切都是幻觉。可是，天依然是铅黑色的，风和浪又是先前那样可怕，一切都是真实的！他身下那个东西紧紧托着他，开始向前游动，游得那么快。风在他耳畔呼呼作响。被激起的浪花溅到半空，绞作一团，然后猛地闪烁一下幽暗的磷光落下来，浇到他的脸上、身上。他想扭身看看他的救命者，但是不成，那东西十分圆滑，他稍

一斜身就会跌入水中。他颤抖着嘴唇，开始说话：

“救命恩人，你是谁？”

没有人回答，只有潺潺的水声在回响。

“请告诉我。”

闪烁磷光的浪花在他仰起的脸前飞溅。

“告诉我吧！”

夜空下，一条鹞鱼滴落着水珠从他头上飞过。

大海怒吼，天空一片黑暗。

乔戈不再开口了，缄默着，让心中的推测、猜想带着回忆展开翅膀，去追逐他所要知道的一切……

2

乔戈是昨天刚刚逃到海上的。

他的爸爸乔济伦，原是海洋学院的教授，在被造反派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杀人凶手”的时候，逃走了。学院里“反到底”战斗队的头头们为了追查潜逃者的线索，便将乔戈关押审问。说来凑巧，监押他的地方正是他爸爸过去的实验室。从前，这里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实验工具、仪器和自动遥控的机械，中间的一个深水池里还养着一只七尺多长的大海豚。这温顺、灵活的海兽长得特别逗人喜爱，圆亮的眼睛，扁扁的如同鸭子那样的嘴巴，上下颌各有一百枚雪白的牙齿，而滚圆躯体上两道美丽的花纹又显得那么得当、那么逗趣。过去，学院里一些教授和学生常到这里来做实验。尤其是生物系的穆红更是经常来观察海豚、研究它的听觉、视觉和呼吸系统、皮肤的结构。那时，她出色的成绩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曾多次博得乔戈爸爸的赞扬，说她将来一定是位出色的海洋生物学家。乔戈当时只是海洋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还不能够研究海洋生

物，引起他的兴趣的完全是海豚滑稽动作。他逗引它，教会它跃出水面钻过圆环、在空中飞腾和把球投入池边的筐内。但是，乔戈在洋洋自得中也注意到爸爸并不热心他的这种驯兽技艺，不是观察显微镜里的切片，便是埋头写些什么。

“爸爸，你看，海豚的嘴巴张开了！”

“唔。”爸爸仍在埋头写着。

“它想说话呢！”

“唔。”

“它的圆眼睛在看你！”

“唔。”

“爸爸！”乔戈已经走近爸爸身旁，撒娇地摇着爸爸的胳膊，“海豚不高兴了呢！”

爸爸无可奈何地放下笔。

“爸爸……”

“戈戈，不要打扰爸爸好吗？你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吗？”

“爸爸是在对照海豚研究一种快速潜艇，我知道。”

“是的，我的孩子。这种潜艇有特殊的结构，特殊的性能，以最经济的动力消耗达到最快的速度。如果成功，它将是世界上理想的水下船只，潜艇艇员们一定会满意的！”

“它在水下比海豚跑得快吗？爸爸，你说过，海豚是世界上一切生物的游泳冠军！”

“孩子，我想它应该比海豚跑得快，”爸爸把乔戈拉到显微镜前，“海豚所以游得快，奥妙是它的皮肤结构合理。你现在看到的是这种特殊皮肤外层的切片，这种皮肤在游泳的时候能随着水流起伏变化，减少水的摩擦阻力百分之九十……”

乔戈在显微镜里看到了海豚皮肤外层的细胞，觉得神秘而又有趣。他嚷道：“爸爸，你要把海豚皮肤敷在潜艇上？”

“傻孩子，把什么事情都看得这么直接，这么简单！”爸爸微微笑了，“科学不是原始的模仿和单纯的重复，它是依据事物的内在规律而探索崭新的东西的，它是发现，它是创造，它是飞跃的进展。我的孩子，你该知道了，搞研究是种相当复杂的劳动，科学家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心血。在某种意义上说，科研成就便是他们用生命培植、用血汗浇灌的花朵。谁立志当科学家，谁就要准备把他的一切直至生命献给他的事业。”

爸爸说完，又去写他的论文。可是乔戈的内心便再也不能平静，他的思绪有如万马奔腾，有如波涛汹涌。

成年人新颖而富有启发的谈话往往会象一颗火

星，点燃少年心灵里灿烂的光焰，丰富的想象和宏伟的理想就被这种火光照耀着，向开始探索人生道路的人展现出美好的未来。每当乔戈聆听爸爸的教诲，倾心于爸爸讲述的那些科学、科学家，那些海洋的奥妙和仿生学家的使命的时候，他便有一种激动和广阔的联想。当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将严父和慈母的心怀集于一身的爸爸语言深挚、话题新颖所引起的反应，更多的则是由于一种吸引，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对于一个初解人生的少年的巨大引力。他立志把生命和汹涌澎湃的海洋连结在一起。

乔戈憧憬着，将来他也要象爸爸一样当个海洋仿生学家，研究海豚，设计最新最快的潜艇。爸爸常到海军部队的一艘潜艇上去，遇到学校放假，他也跟着去凑热闹。他和潜艇上的海军叔叔混得可熟哩，艇上政委是乔戈学校里一位漂亮的物理教师的丈夫，而声纳兵徐海简直是乔戈的好朋友。水兵们热情真挚，每次乔戈上艇，徐海都硬把他拉进舱里，把在远航中节省下来的水果罐头开给他吃，然后便领着他到处参观，从艇长的战位指挥台、指挥舱，直到机舱下面只容一个看大轴的水兵钻进去的一个小空间，他都看遍了。过去，他曾站在岸边凝神遥望过潜艇出航，那利剑般的钢铁身躯，劈开蔚蓝的大海，两舷激起银色浪花，艇尾拖出长长的有



如透明丝带一样的航迹。于是，在他想象里出现水下攻敌的壮烈场面，带着呼啸的导弹腾出水面，飞越而起，击中敌舰。大海翻腾，敌人在烈火硝烟里沉入海底。然而，当他爬进那狭窄得不容转身的洞里，知道有一个水兵终年日夜蹲在那里凝视着潜艇推进器大轴转动的时候，他不敢想象，伟大和平凡，轰轰烈烈的场面和枯燥乏味的单调工作竟是

这样的统一在一艘潜艇上。他尊重艇长、政委，也同样敬佩军士长和水兵。这些在沉寂的海底默默奉献着青春和年华的人们，使他受到在别处无法获得的教育。他常常听到水兵们对爸爸抱怨，潜艇的速度和武器都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时候，爸爸的脸上便会出现一种苦笑，轻轻摇头，显然带着深深的内疚。乔戈心里焦急不安，仿佛设计新型潜艇倒是他的责任。

乔戈后来才知道，爸爸的研究未能一帆风顺，碰到了挫折和失败。因为在这位海洋仿生学家后来的计算中发现单靠改变潜艇外壳的构造并不能使潜艇水下速度超过海豚的游速。可是，正当他摸索新的途径的时候，素与他知心的姚之群匆匆来到实验室，低声的、又万分惶恐地说：“济伦，赶紧收摊吧！”

“噢，老兄，你不会劝一个海洋仿生学家去海上打鱼吧？”乔济伦正埋头测视海豚的呼吸频率，随口开着玩笑。

“济伦，我在说正经话！”

乔戈的爸爸惊疑地抬起头来，不知是对方阴沉的脸色还是惊慌的神情使他有了不祥之兆，他撇下手头的工作，望着对方，等待着进一步的解释。

“运动深入了！”

“唔，我当共工复触不周山哪！”

“恐比天柱倾倒更为险恶呢！”

“老兄，你是耸人听闻吧？”

“真乃冥顽不化呀！你看这个——”

乔戈清楚看见，当爸爸接过姚伯伯手里那张“小字报”，又在上边看到了什么的时候，他的脸色比姚伯伯更为难看，那张印满铅字的白纸在他右手上簌簌抖动起来。乔戈不知爸爸从那上面看到了什么，但他猜想得出，那一定是至关重要的。

姚伯伯是研究仿生化学的，与乔戈爸爸在事业上配合默契，两人多年来至诚相交，推心置腹。姚之群的女儿萍萍自幼儿园起便与乔戈相处在一起，直到中学仍为同班同学。他们这对亲密朋友，两小无猜，两颗纯洁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孩子们的来往更增加了大人间的情感，姚、乔两家便成了“世交”。乔戈看得出，姚伯伯现在很为爸爸担忧。

这天晚上，姚伯伯走后，爸爸把乔戈叫到跟前，低沉地说：“戈戈，如果离开爸爸，你一个人能生活吗？”

乔戈疑惑地望着爸爸。

爸爸坐在显微镜前，一脸痛苦而可怕的神情，两手抱着头。

“戈戈，你答应爸爸，你一个人能够生存下去，爸爸就没有别的牵挂了。”显微镜明亮的镜片上照

出爸爸潸然流泪的脸，“现在，我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为了未尽的事业。”

“爸爸……”

爸爸不再说话了，翌日晨乔戈发现，他就这样在实验室里坐了一夜。而中午的时候，他又突然不见了。

爸爸失踪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海洋学院。可乔戈万万没有想到，来抓他去顶替爸爸蹲牛棚的是穆红。她昨天还是爸爸的得意门生，而今天却是他的威风凛凛的审判者。他不明白，这位从前的高才生为什么和自己这么过不去？

乔戈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回想起过去，然而所能闪现在他脑海中的却尽是欢乐和友谊。他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他和穆红随爸爸泛舟海湾，采集海藻标本。秋风涟漪、湾水浩浩，他在这平静的海面上，唤过她一声姐姐。然而就是这一个平常的称呼，竟使她那样震惊。也许由于她从小就生活在孤独里，没有父母，爷爷整年在孤岛上看守灯塔，从念小学开始她便离家孑身一人寄宿在城市的学校里。有人称呼她姐姐，她感到激越和幸福。那蓝湛湛的海水里可以照见她羞红的面颊和兴奋得晶莹闪亮的眼睛。

小船泊岸，趁爸爸去整理标本的机会，她悄悄

问他：“戈戈，为什么叫我姐姐呢？”

“爸爸说的。”

“难道有什么新概念、新推论？”

“爸爸说你长得象我妈妈。”

“哦？你妈妈？”

“是啊，爸爸说，我半岁的时候，他们在海上遭到不幸，妈妈死了。遇难的还有我的小姐姐，她若活着，也象你这么大了。爸爸说的。”

人的感情真是种奇怪的东西，一种假设，一种想象，也会拨动心弦把彼此的心拢近。穆红抚弄着他蓬乱的头发，悄悄答应他做她的弟弟……

然而这个疯狂的时代又是多么冷酷，人心变得无常。道德和感情成为无线的风筝，被那“造反”和“内战”合成的风暴无情地撕扯、吞噬。现在，这位做姐姐的却向她的弟弟庄严宣判：“从今天起，不，从你半岁的时候起，你就是一个反革命子弟、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一九五〇年，乔济伦借工作调动之机，在船到临近敌占海域的时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勾结蒋帮，杀害了同他一起赴海洋学院任系总支书记的共产党员、你的母亲戈兰同志和同船上你的不到两岁的姐姐！”

乔戈完全被震蒙了，他拚命地睁大眼睛。爸爸霎时成为杀人凶手，而且杀害的正是自己的妈妈和

姐姐！天下竟有这种事情，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吗？

“不，不可能！骗人、说谎！你们搞阴谋，你们……”他猛地跳起来，发疯般地咆哮着，“证据，证据在哪儿？你们拿出证据！拿出来……”

证据有了。大名鼎鼎的“反到底”战斗队司令靳卫把两本小册子和十几张传单摔在乔戈的脚下，上面整齐排列的铅字中，“乔济伦”三个字倒写着，并且重重地打着红“×”。这或许是罪行录，或许是外调材料，但这少年已经没有力量细看下去了，他几乎晕倒。

穆红令两个造反派队员将他关押起来。

一扇铁窗，关闭了一颗少年的心，也隔断了外界的一切：阳光和喧闹。乔戈每天临窗站立，双手紧紧抓着护窗铁栏，默默望着窗外蓝天，望着天上飘忽不定的白云。海燕在临海的峭壁上空自由翱翔，美丽的双翅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可是类似于一种绝望的心情却萦绕着这个少年，他感到窒息。自小以来，优越的物质条件、有知识的父亲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使得他的童年象只快活的小船漂荡在幸福和幻想的小河上。他所经历过的岁月是晴朗的天空、和煦的阳光和融融的春意。然而现在，一个闪电，一声霹雳，雷霆笼罩，暴雨无情地涤荡着他那纯洁